

## 网络文学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

□艾斐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学是对生活和时代的形象化描摹与诗意化表达,它必当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循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由此而决定了:创新,永远都是文学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从元代杂剧到明清小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兴起,就是对这种变化和发展的有力实践与具体验证。

而今,网络文学的骏马来袭与迅速做大,就更加确证了在变化和发展中进行艺术创新、实现思想升华,从来就是文学的固有机制与永恒法则。事实是,中国的网络文学虽在创作实践和审美验证的维度上尚属初来乍至,但却已敢于同久负盛名的韩剧、日本动漫、美国好莱坞大片一争高下,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文化消费的大卖场与新热点,并以自身的独诣艺术路径和独特表现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激荡和彰显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内在特质与时代光彩。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既显示出中国网络文学所独具的精神特质与艺术姿采,又暴露出其在进行新突破和实现新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尽早尽快填充的新空档与补齐的新短板。

### 迎着时代大潮进行新探索, 实现大跨越, 达臻高水平

相对于赓传存续久远的纸质文学而言,仅有二十余载生命历程的网络文学自当属于文学的“新生代”。不过,新虽新矣,其发展的速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出了其生命历程的正常比值。这也就是说,中国网络文学从发生到发展,不仅速度快、产量大、质量高,而且受众广泛,影响深远,且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基本方式和最具大众化特征的艺术审美载体,其在促进改革、激励进取、戮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具有广泛意义的积极影响,以至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得以通过这一形象化表达方式和艺术化审美途径而多视阙、广范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感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冀冀中国的光明未来与美好前景。

自从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20多年间,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文学爱好者的业余分享,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新文化。2003年后,连载章节付费阅读模式的发明与普及,成功地将原本是业余和无偿的网络小说写作转变成为一种职业。2010年后,网络小说又一跃成为媒体工业的创意源头。

在当前,大众讨论与审视中国网络文学往往脱不开两种视角。一种是商业角度,将网络文学看作一种盈利丰厚的产业,关注点在于商业运作模式和盈利模式。另一种则是更为传统的文学视角,评估网络文学的文学质量和艺术价值。网络文学固然通过其庞大的体量和商业价值获得了文学界的关注,但真正落实到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作为全民娱乐和日常消遣的网络小说仍然经常逃不脱浅薄、单一、粗糙、媚俗、文笔差等评价。

近年国家开始关注和加强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监管和引导,提出了提升网络文学品质的要求,以及对网文现实化、精品化、经典化的期待。近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抵制网络文学模式化的倾向。由此可见,目前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有两个趋势:产业化与精品化。但在商业视角和文学视角之外,笔者还想引入第三个视角:从教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怎样看待和思考中国的网络文学创作与管理?

从教育的角度思考网络文学,通常人们首先想到、也最为熟悉的,可能是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这个角度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引出网文精品化的需求。但很少有人提及的另一点是,阅读和创作文学作品,本身即是一种对语言和创作活动的深入学习与演练。网络创作的粗糙和几乎零要求的准入制密切相关:任何人都能在免费开放的网络平台上创作发布自己的作品,而无需经过专业编辑的重重筛选与打磨。这是限制网络创作整体质量的先天缺陷,却也是网络创作得以迅速普及的最大优势。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创作的低门槛其实是一种极好的帮助初学者成长与进步的方式。以网络文学为例,任何人,无论他们是否经过良好的教育与写作训练,有怎样的写作天赋,都可以尝试写作,都可能通过在网上发布他们的作品获得读者的真实反馈。

如我们所知,中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与读者大多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光明日报》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截至2018年,在4.3亿中国网文读者中,30岁以下的读者占比约为60%,而在1755万主要网络文学平台驻站作者中,“90后”作者占比过半。网络文学社群的参与者经常身兼读者与作者两种身份,而即使是纯粹的读者,也可能是作品积极的评论者和讨论者。这种

新时期以来,文学从沉默中实现了爆发式的喷涌和狂飙式的灿烂,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踔厉风发,不仅创作队伍空前壮大,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而且文学思潮、审美观念、创作方法和艺术追求等,也都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的样态与趋向。网络文学就是在这一新趋势和大背景下所呈现的别样文学景观。之所以“别样”,就是指它不仅在文学结构和审美意念上实现了新的变革和大的飞跃,而且尤其是在叙事方略、传播手段、审美路径与表现方式上也均实现了创新型和颠覆式的变革与开拓,由此而致网络文学不仅得以从大视阙中开拓出自己的广阔阅读空间,更能在相对较短的文学时空中极为成功地构建起自己的阅读链并藉此而形成十分庞大的读者群。

网络文学的逐年走俏,根本原因就在于内容的世俗化、生活化和审美介体的灵动、奇幻与变译以及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的快捷与灵动。这不仅扩大了其社会介入面,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感应力,更形成了巨大的文学“爽”感与黏性,以至作者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都常常会陷入“欲罢不能”、“欲禁不止”的陶醉境地。由此所产生和形成的文学魅力无异于给作品本身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并使之在从创作到阅读的整个过程中都强烈地表现出速度快、产量大、辐射广、读者多的特异性,这不仅颠覆了久已形成的文学传统,更为文学走向社会和沁入人心提供了便捷的方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创设了灵动的机制与宏阔的方略,以至网络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学存在和繁茂的艺术生态。早在几年前,中国网络文学的用户就已达到了3.33亿,而文学网站的日更新字数则高达2亿汉字,年经济产值竟跨过了90亿元大关。此中,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分别向社会推荐的21部和18部网络文学作品影响尤为广泛。一如桐华的《步步惊心》、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等,均赢得了极高的点击量,有的甚至一举打破了国内3D动画首播纪录,特别是一些改编自原创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成为全球观众的文化消费大趋势与新热点。迄至2019年,全国竟有200余家网站通过在其首页首屏所开设的“我们的70年”频道或专区中播出大量新创作的网络文学作品,其点击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超过20亿次。这其中,仅腾讯视频“我们的70

年”主题频道页总访问量就已达5.1亿人次。单月访问量达1.1亿人次,至于全国“我们的70年”频道或专区的节目总点击量更是超过20亿次,其中呼应主题主线宣传的网络文学作品尤为引人注目,并在一定层次和一定范围中实现了既叫好又叫好的双重效应,此中虽有艺术因素发挥促进作用,但在本质内涵上则仍是源于文学自身的丰富意涵与强大磁力。我国面向海外输出的网络文学作品仅在2018年12月之前,就已高达11168部,其中尤以玄幻仙侠类和都市言情类的小说广受海外读者的青睐,例如,当早在2013年就已全美排名第三的乌拉雷小说网站的站主艾菲尔在其网站内发布采访征集令,仅6个小时就收到来自18个国家的上百封邮件,且大部分都出自在校就读的大学生之手。早在2015年初,当中国网络小说在英语世界刚掀起翻译热潮时,就已不得不用翻译速度赶不上阅读的需要而致许多读者不得不多方寻觅,同时跟读几个网站。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自当越来越从文学的边缘走向文学的中心,在其辐射面日渐扩大的同时其渗透力也自当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邃。继2018年中国面向海外输出11168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后,2019年更有《散落星河的记忆》《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网络英雄传2:引力场》等3部网络文学作品荣登年度“中国好书”榜单;《遍地狼烟》《网络英雄传》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大江东去》《蒙面之城》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和老舍文学奖。这一切都十分明晰地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新变化、新开拓、新发展的强烈文学信号,即不仅在文学的传统园地中增殖了网络文学的新成员,而且更因其形质丰厚、意象丰盈、产出快捷、传播广泛而已于葳蕤发育之中渐成大树,屡结硕果、繁花盈枝、气象万千。

### 呼应改革大潮, 直面人民关切, 强化精品意识

网络文学的形成、建构、辐散和走红,乃为时代使然和历史必然,既有生活依据,又有社会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吸纳时代精神和传统历史特质的网络文学,我们更应予以肯定和激励,因其在本质上也是对中国文学的

继承与赓传,更是对新时代和新生活的审美应合与艺术表达。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积极肯定的同时予以科学的评析,在热情鼓励的过程中进行精准而肯綮的扶掖与引导,特别是在引导网络文学在创作实践中承接中国文学优秀历史传统,融汇中华民族优良精神基因,多视阙表现改革发展的时代大潮。为此,网络文学在创作实践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与固有特质的基础上强化精品意识,全面激荡时代精神,深度触及社会脉动,激情表达现实生活,坚持在开拓创新中求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跻攀新高峰。

对于网络文学创作而言,要强化精品意识,厚植文学的社会特质与人民情怀,自觉赋予作品以深厚的历史内蕴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这就要求创作者们一定要深入生活,历练耐力,在不断提升自身思想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创作的新突破,潜心营造作品的新格局,特别是在在务实、求真、创优、臻精品上下苦工夫、下真工夫。为此,创作主体就必须沉下心来深入生活的底层,发掘生活的本质,表现生活的内蕴,摄取生活的精华,并对之加以审美提炼与艺术升华,使之得以用文学形态走向社会,深入人心,成为力量的源泉与道德的砥石,以至对人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发挥特殊的激励、鼓动与促进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不仅要迈开脚力,放大眼力,而且还要舒张脑力、激扬笔力,用超常的坚毅和耐心进行深入的发掘与精当的淬炼,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欲求“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就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追求,而且更“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教导和要求,对于网络文学创作来说,十分及时且重要,尤其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因为网络文学一个最鲜明、最突出的特质,就是应时、快捷、速成、舒放,快捷式涌流,大批量产出,以致其创作过程往往被称为“码字”,其创作主体则被习惯性地叫做“写手”。这

是网络文学的特点和优势,但同时也是网络文学的不足与缺憾。因为文学是表现人性和描绘社会的,而人人和人一系列创造并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却既是丰富的,又是复杂的,特别是它不仅是物质的构体,还是思想、精神、智慧、道德、创造性和进取力的“质”性存在与“活”性发展,这就不仅使之具有了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具备了高度、深度与亮度。事实上,文学的使命及其价值与功能所在,也就是集中在写“人”和表现“人”所创造并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的。但由于“人”和人类社会不仅是丰富的、复杂的,而且是发展的和变化的,特别是其主宰力量和内在动力始终都在于人所赋有并不懈追求的思想、智慧、精神、道德和强大的创造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而作为以写“人”和写“社会”为主旨的文学,要写人的灵魂,就必须首先对之加以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发掘与审美化的描摹。这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探赜与创造的过程,决不像单纯的演绎情节和编造故事那样直观、简单,那样浅层次和表面化。唯其如此,才有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定论,也才致使一些文学典型形象不期然地成为了社会的“共名”和历史的永恒。表现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内蕴与精神特质,永远都是文学的神圣使命。否则,只为了“爽”,只局限于编造情节和演绎故事,那就不仅有悖于文学的责任和使命,而且更难以发挥“以文化人、以育人”和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社会效能。对于此,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产业化的浪潮中,再大的货币利益,也不能置换和取代思想的作用与地位,再旺的商品交易,也无法取代人们的精神价值与意识向度。这是铁律,也是底线。任何内容和形式的文艺创作一旦违背和冲决了这铁律和底线,便会从根柢上失却其本应具有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光彩,乃至沦为仅仅徒有其形的文学躯壳。对于此,网络文学亦应加以警惕和戒免。

如今,在中国人的文化餐桌上,网络文学已越来越成为一道拥有众多食客的大餐和套餐。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必要和有责任对之加以关注、激励、指正和引导。而此中的核心旨要 and 关键节点,始终都在于:服从改革发展需求,坚持正确创作导向,全面强化精品意识,不断提升作品质量,并为此而坚持深入生活底层,全面服膺人民需要,积极为时代大潮,戮力铸造精品佳作,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和所要求的那样,“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知、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就需要我们要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不断地有所创新、突破、发展和前进。让我们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网络文学营造出靓丽的风景和美好的未来。

## 开放的课堂 参与的平台

——从教育学角度看网络文学创作 □来阳

年轻一代对低门槛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创作社群的活跃参与,在欧美教育界被视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典范,是青少年增进文字素养和实践媒介知识的重要途径。从文学创作专业的角度评价,大量的网络文学创作看起来可能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如果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把这些创作活动视为学生与新手的学习与演练阅读和写作的契机,观感可能立即大为不同。

在影视工业发达之后,美国的教师和学者们为年轻一代的孩子习惯影像消费、对文字阅读和写作缺乏兴趣而深感头疼:问题已经不在于学生是否愿意阅读、写作严肃和优质的作品,而是学生是否愿意阅读和写作。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精英教育的问题,而是普及教育的需求。在中国,这样的趋势也已经出现。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全民义务教育普及不久,仍然亟需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另一方面,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日趋碎片化,短视频的迅速流行就是很好的证明。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网络文学的受众虽然超过中国网民的半数(50.4%),人数仍然少于网络游戏(58.9%)和网络直播(62%),更远低于短视频(85.6%)和网络视频(含短视频)(94.1%)。此外,网络文学受众的增长趋于放缓,占中国网民总体的比例也从2019年6月的53.2%下降到了2020年3月的50.4%。

根据中国共青团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年和2019年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当前18岁以下在校学生的主要网上休闲也是以影音为主,比如玩游戏(六成以上),看短视频与视频(约四成)。只有20%左右的学生选择看小说作为娱乐,比例从2018年的23.7%下降到2019年的21.4%。进行内容创作的学生从13.1%下降到11.0%。短视频的用户则从40.5%上升到46.2%。与之对应的是,近期市场重点投资短视频行业,并愈发倾向于将文字作品当作后续加工的原材料使用。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显然可能会背离全民阅读和“全民悦读”的美好愿景。网络文学在过去十几年里的兴盛,很有可能体现的是中国国民



在影音工业大发展之前所积累的文字能力,与早期互联网时代由于受流量与技术限制而形成的以文字为主要传输形式的阅读习惯。但是在视觉与音效刺激越来越廉价易得的今天,这样的文字阅读的习惯与兴趣还能持续多久?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如何传承、普及、发扬我们的文字教育?我们要如何帮助趋于依赖视觉与音效刺激来获取和理解信息的孩子们更好地学习阅读与写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该消费影像作品和拥抱新媒体文化,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文字学习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因此,这些问题不但重要,而且紧迫。

因此,教育学者们指出,一个开放的、低门槛的、方便读者与作者密切交流的创作社群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写作的主要方式是递交作业给老师,老师批改后发回给学生,而写作的题目与格式都有相应的规定。在这样的模式中,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和听众,往往难以感受到创作的热情与快乐。同样,学生阅读学校指定的文本,回答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非依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阅读对象、发表评论。因此,学生常常惧怕写作和阅读,感受不到写作与阅读的乐趣。然而,当他们参与到一个真实而运作良好的创作社群中时,他们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作品,对作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他们也可能收获对自己的创作抱有热切兴趣的真正的读者。这些读者会积极地询问与猜测故事的发展,称赞作者的构思与写作,或者指出作品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创作者们不再是等候老师评点的学生,而是受人喜爱的作者。在这样的社群中,阅读与写作不再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而是参与者自身的兴趣与爱好。

由此,在2007年,美国著名传播与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素养研究团队一起,从教育的角度定义了参与式文化:为文艺表达和公众参与设置低门槛,为创作



和分享提供强支持;老成员会为新手提供一些非正式(有别于学校教育形式)的指点和帮助;参与者相信自己的参与是有价值的,并能感到自己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存在关联;参与者不一定要进行创作,但是,他们可以创作,并且知道其他成员会欢迎他们创作。参与到这样的社群中,不仅能够激发年轻参与者的创作热情,也能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与自我认同,结识朋友和同好,甚至可能把业余爱好发展成为个人的职业。

需要指出的是,詹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粉丝文化,尤其是美国的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同人作者通常是影像作品的粉丝,出于对原作的喜爱而开始阅读和写作她们幻想中的剧情后续与人物故事。在欧美,由于严格的版权法,同人小说作为二次创作往往无法正式出版,因此粉丝们形成了自娱自乐、互相帮助,遵循非盈利规则的业余创作交流社群。进入21世纪后,从詹金斯开始,粉丝研究、媒介研究与教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分支,关注参与粉丝创作活动能够给参与者(尤其是青少年)带来什么样的学习机会与帮助。参与式文化即是其中发展出的重要理念。研究者们发现,参与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媒介素养、自我认同,也经常成为年轻人将业余爱好发展成工作与深造的契机。

被广为引用的美国教育学者丽贝卡·布莱克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记录了一名随父母从中国移居加拿大的小女孩是如何通过用英语写作和发表日本动画《魔卡少女樱》(中国大陆引进版译为《百变小樱》)的同人文来习得第二语言、并且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结识新朋友的。由于这部动画的主角是一位日本小女孩和一位中国小男孩,

这位中国女孩的同人写作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就显得更为贴近原作的文化背景,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在写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女孩不但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也增强了自信心与对母国和东亚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东西方年轻一代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网络学习的案例。在中国,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也是起步于类似的业余爱好者的网络创作群体,而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的发展与活跃,也与詹金斯和其他欧美学者笔下的欧美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生态相当接近。事实上,关于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创作群体的研究和报道证明,在参与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和读者们不但培养和增进了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媒介素养,也极大地发展了她们对抄袭和版权议题的关注和理解。近年来,网络言情小说读者与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使得反抄袭和支持原创的议题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如《锦绣未央》这样的抄袭作品,就是由热心的网络读者们一致抵制,多方奔走,志愿搜集整理文本抄袭的证据,这才使得被侵权的作者们能够迎来胜诉的一天。

直至今日,网络文学庞大的作者群体仍然以兼职与业余作者为主,在生活中,大部分人并不从事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工作,很多人的写作质量不高,关注率低,或者并不盈利。产业化和精品化的视角很容易忽视这些网络文学的“大多数”,或者视之为需要改进的部分。因此,笔者认为,从教育学的角度,对讨论如何看待中国网络文学、中国网络文学应该如何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意义。网络文学不仅是盈利丰厚的新兴产业,也不仅是(世人期待中的)精英荟萃的文学创作场,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广阔的教室,欢迎和鼓励年轻的业余文学创作者和阅读者们在其中蹒跚学步,牙牙学语。虽然这些人绝大部分不会成为符合精英标准的职业作家,也未必能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但这些哪怕显得幼稚与笨拙的阅读与写作的实践仍然有语言学上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中国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已然证明了这个大教室在教育学上的价值所在。从这样的角度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国的网络文学抱有更多的鼓励与耐心,我们是否能够有更完善的政策与方案,来平衡网络文学的产业功能、文学功能与教育功能之间的关系?在网文精品化、经典化的导向之外,我们是否可能将这个巨大的、敞开的、也因此看起来显得杂乱无章、粗放生长的语言教学场的优势保留下来?我们是否可能能在学校教育中吸取网络文学社群的优点,将学校也转变成鼓励学生热情地学习阅读与写作、活泼地参与创作与发明的园地?这些话题都值得教育者和网络文学的爱好者、关注者、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